

毛澤東評點《智囊》

第九分冊

術智部謬數卷十七

宋祖

武王

散穀
藏穀

服紫

服練

晏子

東方朔

畱侯

梁文康

王振

滿寵
郭元振

梅衡湘

甯越

慎子

李允則

范仲淹

蘇秦

王尼

洪武中老胥

王忠嗣

謝安 李邵

段秀實 馮瓚

僕散忠義

晏嬰

王守仁

鴟夷子皮

嚴養齋

周玄素

唐太宗

王隨

術智部謬數卷十七

似石而玉以錚爲刃。去其昭昭用其冥冥。仲父有言。事可以隱。集謬數。

○宋祖

宋祖聞唐主酷嗜佛法。乃選少年僧有口辯者。南渡見唐主。論性命之說。唐主信重。謂之一佛出世。由是不復以治國守邊爲意。

茅元儀曰。與越之西子何異。天下豈獨色能惑人哉。

○○武王

武王立重泉之戍。令曰：民有百鼓之粟者，不行。民舉所最_也聚粟以避重泉之戍，而國穀二什倍。_{見管子}

假設戍名，欲人憚役而競收粟，倘亦權宜之術。而或謂聖王不應爲術以愚民，固矣。至若韓非子謂湯放桀，欲自立而恐人議其貪也，讓于務光。又虞其受，使人謂光曰：湯弑其君，而欲以惡名予子。光因自投于河。文王資費仲，而遊于紂之旁，令之間紂以亂其心。此則孟氏所謂好事者爲之，非其例。

也。

○散穀

藏穀

桓公曰、大夫多、并其財而不出、腐朽五穀而不散。管子對曰、請以令召城陽大夫而請之。桓公曰、何哉。管子對曰、城陽大夫嬖寵被絺綌、鷺鷥含餘秬、齊鐘鼓吹笙簫、而同姓兄弟寒不得衣、飢不得食。子欲盡忠于寡人能乎。子毋復見寡人、滅其位、杜其門而不出。功臣之家、皆爭發其積藏、以予其遠近兄弟、以爲未足。又收國之貧病孤獨老不能自食之萌、皆與得焉。

國無飢民。此之謂繆數。

既奪城陽之寵。又勸功臣之施。仲父片言。其利大矣。

糴賤。桓公恐五穀之歸于諸侯。欲爲百姓藏之。問于管子。管子曰。今者夷吾過市。有新成。困京者二家。君請式壁而聘之。桓公從之。民爭爲困京以藏穀。

文王葬枯骨。而六州歸心。勾踐式怒龍。而三軍鼓氣。燕昭市駿骨。而多士響應。桓公聘困京。而四境露積。誠僞或殊。其以小致大。感應之理。則一也。

○服紫

桓公好服紫、一國之人皆服紫、公患之、訪于管子、明日公朝、謂衣紫者曰、吾甚惡紫、臭、子毋近寡人、于是國無服紫者矣、

○服練

王丞相善于國事、初渡江、帑藏空竭、唯有練數千端、丞相與朝賢共制練布單衣、一時士人翕然競服、練遂踊貴、乃令主者賣之、每端至一金、

此事正與惡紫對照、○謝安之鄉人有罷官者、還

詣安。安問其歸資。答曰：唯有蒲葵扇五萬。安乃取一。中者捉之。士庶競市。價遂數倍。此即王丞相之故智。

○晏子

齊人甚好轂擊相犯。以爲樂。禁之不止。晏子患之。乃爲新車良馬。出與人相犯也。曰：轂擊者不祥。臣其祭祀不順。居處不敬乎。下車棄而去之。然後國人乃不爲。

○東方朔

武帝好方士、使求神仙不死之藥。東方朔乃進曰、陛下所使取者、皆天下之藥、不能使人不死。獨天上藥能使人不死。上曰、天何可上、朔對曰、臣能上天、上知其謾詫、欲極其語、即使朔上天取藥、朔既辭去、出殿門、復還曰、今臣上天、似謾詫者、願得一人爲信、上即遣方士與俱、期三十日而返、朔既行、日過諸侯傳飲期、且盡、無上天意、方士屢趨之、朔曰、神鬼之事、難豫言、當有神來迎我、于是方士晝寢良久、朔遽覺之、曰、呼君極久不應、我今者屬從天上來、方士大驚、具以

聞上以爲面欺、詔下朔獄、朔啼曰、朔頃幾死者再、上曰、何也、朔對曰、天帝問臣下方人何衣、臣朔曰、衣蟲、蟲何若、臣朔曰、蟲喙髯髯類馬、色邠邠類虎、天公大怒、以臣爲謾言、使使下問、還報曰、有之、厥名蠶、天公乃出臣、今陛下苟以臣爲詐、願使人上天問之、上大驚曰、善、齊人多詐、欲以喻我止方士也、由是罷諸方士不用、

○○留侯

高帝欲廢太子、立戚夫人子趙王如意、大臣諫、不從、

吕后使吕澤劫留侯畫計。留侯曰：「此難以口舌爭也。」

顧上有不能致者四人。四人者老矣，以上慢侮人故，

逃匿山中，義不爲漢臣。然上高此四人，誠能不愛金

帛，令辨士持太子書，卑詞固請，宜來。來以爲客，時時

從入朝，令上見之，則一助也。吕后如其計。漢十二年，

上疾甚，愈欲易太子。叔孫太傅稱說古今以死爭。上

佯許之，猶欲易之。及燕，置酒，太子侍。四人者從，年皆

八十餘，鬚眉皓然，衣冠甚偉。上怪而問之。四人前對

各言名姓：曰東園公、角里先生、綺里季、夏黃公。上乃

辨、士、說、四、略、出、商、山、必、有、一、篇、絕、妙、文、章、惜、不、傳、

以、爲、常、談

言、者、以、爲、至、理、聽、者、

誰謂高皇慢士

大驚曰。吾求公數載。公避逃我。今何自從吾兒遊乎。
四人皆曰。陛下輕士善罵臣等。義不受辱。竊聞太子
仁孝恭敬愛士。天下莫不延頸欲爲太子死者。故臣
等來耳。上曰。煩公幸卒調護太子。四人爲壽已畢。趨
去。上目送之曰。羽翼已成。難搖動矣。

左執殤中。右執鬼方。正以格稱說古今之輩。夫英
明莫過于高皇。何待稱說古今。而後知太子之不
可易哉。稱說古今。必曰某聖而治。某昏而亂。夫治
亂未見徵。而使人主去聖而居昏。誰能甘之。此叔

孫太傳所以窘于儒術也。四老人爲太子來天下
莫不爲太子死。而治亂之徵已惕惕于高皇之心
矣。爲天下者不顧家。尚能惜趙王母子乎。王弼州
猶疑此漢庭之四皓。非商山之四皓。毋論坐子房
以欺君之罪。而高皇之目亦太眊矣。夫唯義能不
爲高皇臣者。義必能不辭太子之招。別傳稱子房
辟穀後。從四皓于商山。仙去。則四皓與子房自是
一流人物。相契已久。使子房不出佐漢。則四皓中
亦必有顯者。固非藏拙山林。匏落樗朽可方也。太

子定。而後漢之宗社固。而後子房報漢之局終。而後商山偕隱之志可遂。則四皓不獨爲太子來。亦絕妙四皓論且爲子房來矣。嗚呼。千古高人。豈書生可循規而度。操尺而量者哉。

○○梁文康

正德中、秦藩請益封陝之邊地。朱寧江彬輩皆受賂許之。上促大學士草制。楊廷和、蔣冕私念艸制恐爲後虞。否則忤上意。俱引疾。獨梁儲承命艸之曰。昔太祖著令曰。此土不畀藩封。非吝也。念此地廣。

且饒。藩封得之。多蓄士馬。必富而驕。姦人誘爲不軌。不利社稷。今王懇請。畀地與王。王得地。毋收聚奸人。毋多養士馬。毋聽狂人導爲不軌。震及邊方。危我社稷。是時雖欲保親親。不可得已。王慎之。勿忽。上覽制。駭曰。若是其可虞。其勿與。事遂寢。

英明之主。不可明以是非。角而未始。不可明以利害。奪此與子房招四皓。同一機軸。

○王振

北京功德寺後官像。極工麗。僧云。正統時。張太后

常幸此三宿乃返。英廟尚幼從之遊。宮殿別寢皆具。太監王振以爲后妃遊幸佛寺非盛典也。乃密造此佛。旣成請英廟進言于太后曰。母后大德子無以報。已命裝佛一堂。請致功德寺後宮以酬厚德。太后大喜許之。命中書舍人寫金字藏經置東西房。自是太后以佛經在不可就寢不復出幸。

君子之智亦有一短。小人之智亦有一長。小人每拾君子之短所以爲小人。君子不棄小人之長所以爲君子。